

區湖蕭尺木先生圖畫

離騷

湯用先繡梓



翠

剛

離騷圖經序

國

翰

蜀人柳中丞客廣陵為余談毛詩  
畫卷蓋所見僅墓門斧棘數楨精  
妙非近代作者所能倫昇時得此  
溥經圖刻本詭竒生動疑即古人  
之遺瀟為陶淵明之所流觀者狀

楚大夫之騷繼三百啓六韜悲噓  
歎呶尤於今昔爲空若天問等篇  
禮怪慌惚實有與伯益經景純傳  
相發明者是不可以乘圖亦中江  
蕭尺木氏始爲之或曰蕭精于畫  
故嘗圖姑孰山水實於弋時此某

再舉也或曰鷹東海宋荔裳之請  
世民部遠懷其宗正故章之或曰  
尺木博學不樂仕七音六書九章  
乘不淹入是其豹之斑也尺木之  
言曰予何能物固前人之陳迹亦  
視之以爲新也歟余惟賈傳柳二

州馮弟三閭劓以漢唐之世有侶  
楚懷亦漢唐何時賈柳何遇其亦  
未可躋之於匹則世尺木窮甚於  
雒陽河東能以歌罌哭嘵尚友乎  
騷人惟其有之是以侶之於此  
蓋有不忍悉者矣河濱李楷



離騷圖目錄

後附凡例

離騷經第一 一圖

九歌傳第二 九圖

天問傳第三 五十四圖

九章傳第四

遠遊傳第五 五圖

卜居傳第六

漁父傳第七

九辯傳第八



招魂傳第九

大招傳第十

一編楚辭如惜誓弔屈原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皆從離騷發源宋儒彙楚詞而削經之名矣且騷本行世已多茲集意在圖畫故略之不載亦尊經之義也

一九辯招魂大招附存者為宋玉景差皆三閭授經之士親炙休風不可遺也而王注疑為屈子所作遂存之

一屈子有石本名臣像暨張僧繇圖俱豐下髭旁不類枯槁醜辭之遊江潭者也又見宋史藝作漁父圖李公麟作鄭詹尹圖皆有三閭真儀如沈亞之外傳戴截雲之冠高纓長鈇拭中以明潔也今合為一圖矣

一九歌圖宋元人皆有畫本而杜撰不數曷足觀也今本傳注以吮豪差可盡變矣

一遠遊原有五圖經兵燹闕失埃續之

一香艸圖名載之蜀中畫紀乃黃荃所作皆寡陋不能讀艸木之經不復紀錄然愚亦有志未逮爾 石人識

離騷圖序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著

宋郭思畫論始例規鑒謂其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也夫有圖而後有書書義有六而象形指事猶然圖也六經首易展卷未讀其詞先玩其象矣楚三閭大夫作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而其徒宋景以企淮南長沙朔忌向褒輩皆擬之遂尊為經豈不以騷者經之變也詩無楚而楚有騷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汜皆楚屬已列十五國之先騷為經而經有圖不啻溯源於河洛矣竊見信州

石本六經圖如律呂衡璿禮器小戎幽風每多譌謬僭意  
糾訂之矣近睹九歌圖不大稱意怪爲改竄而天問亦隨  
筆就藁大約徵形爍理使後人翻覆玩繹悽愴以想古人  
處亂託憂之難而瓌琦卓譎足以驚心動魄知陰陽鬼神  
之不可測俾明治亂之數芳穢之辨有自來爾如窮文絕  
艷以視楚騷者則不知騷之爲經故也然吾尊騷於經則  
不得不尊騷而爲圖矣况離騷本國風而嚴斷於書九歌  
九章本雅頌而莊敬於禮奇法於易屬辭比事於春秋司  
馬史稱其志潔行廣與日月爭光而漢宣帝以爲合於經

術豈余之臆說邪蓋聖人立象以盡意而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一畫之中櫜括遐渺乃世亦尊六經於文詞而不研  
其義不研其義則制器尚象上繡下會以目治之者鮮矣  
馬鄙陽通考載六經譜數百條亦謂騷有香艸漁父諸本  
乃知覃精于經者必稽詳於圖而已紫陽夫子深惜樂記  
說理而度數失傳易脫卦象離騷無能手畫者索圖於騷  
與索圖於經竝論又可知矣余不敏紆毫補綴一宗紫陽  
之注用備後來之勸懲而終歎古人之不見我也乙酉中  
秋七日題於萬石山之應遠堂



三閭亦亦  
卜居煥又



楚辭

離騷經

區湖蕭雲從尺木甫較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  
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景序其譜屬  
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  
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表  
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

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諷諫君也故上述唐虞  
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  
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  
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  
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  
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  
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  
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  
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

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  
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  
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  
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  
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  
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

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蒞彼堯舜之耿介兮既  
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  
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  
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  
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  
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余成言  
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旣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畱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

芳之蕪穢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馱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  
人兮各興心以嫉妒忽駝駑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  
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領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蔭兮  
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謗吾法夫前  
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是  
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蹇朝諝  
而夕替旣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  
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

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倂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恇鬱邑余佗僚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歿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蘘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罵余曰鮫婁直以忘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謨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蕝菘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熒獨而不余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敷詞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泥又

齊馬經  
四  
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  
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  
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  
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  
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  
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貼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  
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歔余鬱邑兮哀  
朕時之不當搯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  
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

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畱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  
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  
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道  
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前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  
離兮率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  
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  
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如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  
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

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  
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  
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妣  
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亞  
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旣受詒兮恐喜  
幸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  
兮畱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

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旣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  
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薈茅以筵篲兮命靈氛爲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  
有女曰勉還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  
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  
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之不可佩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  
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皇剡剡其揚

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渠獲之所同湯禹儼  
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用夫行媒說  
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宴兮時亦猶其未  
央恐鶉鴉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  
夢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續紛以變  
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  
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  
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

芳椒專佞以慢悖兮椒又欲充夫佩幃旣于進而務入兮又何  
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  
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  
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  
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粳爲余駕飛龍兮雜瑤  
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邇吾道夫崑崙  
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  
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

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竝馳  
 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以愉樂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悲余馬懷兮蹇局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  
 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歌傳

石人蕭雲從尺木甫畫

附注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義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九歌如鳧翳諸詩也朱子謂本以懇忱不忘吾君故國之義令讀者不見其奇而規於正也庶無媿於丹青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  
 席兮玉璫盃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  
 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  
 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皇太一

太乙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玉琳璆鏘瓊芳蘭藉獻享之麗也繁會樂康禮樂之盛也生為聖君沒為明神昭格籟誠幽顯不二和平之聽神具醉飽矣昔人謂屈子愛君無已之義非幻也蘇氏曰愛君莫先於尊君故園丘方澤以祀配天忠孝之至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  
 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憺憺

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之志禮云觸石而生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遍天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黻黻之中有望龍  
 髯而莫可扳者金螭曰讀之令人有天顏咫尺之思兩河  
 之間曰冀州禹貢敷土之始也舊注失之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洞庭兮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  
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陴側桂櫂兮蘭柂斲冰兮積雪采薜  
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  
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鼃  
騁騫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  
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昔不可

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醫何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  
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濟兮西  
澨聞佳人兮召子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  
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櫺辛夷楣兮葑房罔薜荔  
兮為帷擗蕙櫨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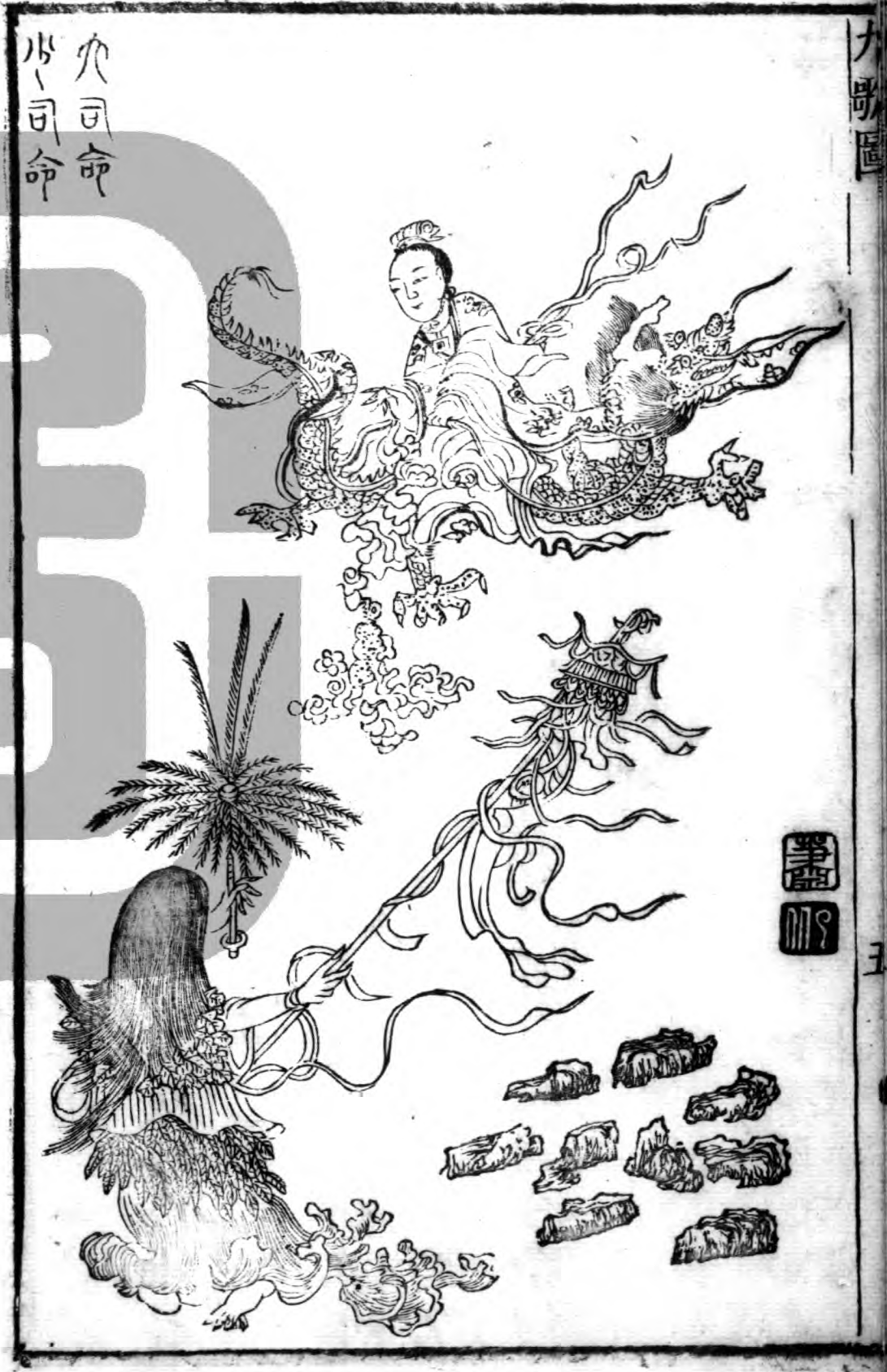
屋繚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竝迎  
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醴浦舉汀洲兮杜若  
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舜陟方于蒼梧二女死於湘江今有黃陵廟焉昌黎

謂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降稱夫人也據此則兩  
章應合圖之矣箝以為非堯二女也湘江之中有二神焉  
水屬舍故以女名也夫駕飛龍而荔拍蕙綢蓀繞蘭旌翻  
翩容與不可再得豈非遂古之荒穢而飛仙神嬪幻於叢  
霄之上哉虞庭制度雖未極備而珍衣鼓瑟豈必蒙茸飄  
忽以蔽天下後世如是也第感甄賦以處妃高唐歌於神  
女美人君子所以極婉戀愛慕而莫得竟者自古然也嗟  
乎心之悲矣瞻靡定矣昔考亭為道學宗其注此篇極盡  
情致皆本於大性彝倫而出之豈拾香艸於江沅者哉吹  
參差怨長期麋在庭蛟在裔九疑逍遙者誰乎則沉湖之  
鼎號鳥之弓具存焉爾經營慘澹不獨在解衣盤礴間矣

大司命  
少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  
 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  
 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道帝之兮九阰靈  
 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  
 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  
 麟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  
 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大司命

穉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

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蘼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今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 少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曰司命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而

大小辨之也大司命陽神而尊故爲主祭者之詞夫人之夫音扶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舊圖作美婦人狀失之矣九阏卽會稽衡山峩山瀝山岱嶽醫無閭霍山恆山是也夫聖人在天之靈如元氣鴻鈞有何天壽其下視洪州如煙九點而關疆拓土爲螭角之戰蛾穴之寢而已況無道行之者乎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此復追念始者相知之樂也豈舍舊圖新去枯集苑之市心邪但陽阿晞髮浩歌臨風孔蓋而擁幼者則又望其誅除凶穢休祿善良而妄爲民之所取正也此考亭先生之注義爾余宗其說以髣髴豪楮間迺知悠悠占人實獲我心矣

東君



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羌色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緝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鳴虬  
 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  
 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  
 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東君

禮記謂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日辰紀  
 寸應律則于支合而萬物燠陽春矣故青衣白霓駕龍射  
 狼寅賓而出者禮所謂大明生於東是也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  
 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  
 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龜兮  
 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  
 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

河伯

舊說三閭大夫至此而始歎君恩之薄噫是何言與注  
 云河伯為黃河之神禹治水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

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北肩津南登之四望澌紛來  
 下滔滔隣隣曷窮極乎人之一身自崑崙以極尾間膏腴  
 周環連天濟澤是誰之潤邪而可判厚薄於始終者哉天  
 地人三才一理而已駕龍乘龜鱗屋貝闕令人望洋而莫  
 可極豈若決西江以活枯肆也乎或曰河伯馮夷也馮夷  
 擊鼓羸女吹簫夷即姨私字之轉音也乃作麗姝焉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空笑子慕予  
 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  
 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  
 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  
 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  
 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  
 雨冥冥後啾啾兮狄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 畫工狗馬難作鬼魅易言嘗目之莫欺也使舍睇空笑  
 相遇於榛陰詎漫焉省識邪故寫山鬼如蒙棋者謬矣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  
 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刀傷霾兩輪兮繫四  
 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壑出不  
 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  
 不懲誠既勇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  
 毅兮為鬼雄

國殤

爾疋云無主之鬼為殤王注謂死於國事也不然何以

思慕悲傷丹青盾貌迎其鬼鬼於原壑邪人非視死如  
 歸則不能錯轂爭先首離而心不懲也魏文帝圖龐德不  
 屈狀於壁而于禁慙鬱自絕彼傾人社稷以延吾旦暮之  
 生又何忍乎此先師之所以慟錡童也故畫其敗績而後  
 知武終鬼雄生死無二亦疑其古戰場之吊云爾



禮  
禮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  
兮終古

禮  
蒐

周禮男曰覲女曰巫說文謂巫字从工徐鍇曰巫雖虛幻亦必以規寓旁兩人如舞之長袞也古者雩禱用舞如風雲之翩躚焉女巫者使陰氣之上接也自秦漢不用而郊祀之歌求唐山夫人致辭亦各从其類也歟乃畫女巫畫九歌圖自跋

余老畫師也無能為矣退而學詩孰精文選怪吾家昭明黜陟九歌取離騷讀之感古人之悲鬱憤懣不覺潸然泣下復見世工山鬼如獐麋而太壹東君兩司命殊無分辨二湘同處嬪河伯類天吳遂落筆改定粉勻丹堊同人競麗供役玩好取賤一時懊悔無及矣畫成復贅數語以見良工苦心不敢炫鬻奇譎而一本於紫陽先生之義明其非戲事也沈亞之謂三閭大夫作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

號嘯聲聞十里外艸木皆萎死抑何多邪忠臣貫霜孝婦  
 降早一念之誠慘動天地地理或難歟僕本恨人既長貧賤  
 抱病不死家區湖之上秋風夜雨萬木凋搖每聳要眇之  
 音不知涕泗之橫集豈復有情之所鍾序謝皋羽擊竹如  
 意哭於西臺終吟九歌一闕雪菴和尚汎舟貴陽河讀楚  
 辭畢則投一紙於水中號鳴不已兩人心湛狂疾戀慕各  
 有所歸使見九歌之圖則必有天際真人之想颺拜舊識  
 破涕為笑或未可知爾余浮沉斯世既不為廣文亦不為  
 水部戴種種之髮拾古人之殘膏賸馥而渲朱染碧炤耀  
 自娛樗散而終天年則亦已矣寧欲其見知於後世也哉  
 況圖之所載總非人世間事故得縱其衰憊之才力以極  
 人耳目之不經然而冥心激慮寄愁天上而幻出之所謂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畫師亦難言矣嗟乎屈子棲玉筍  
 山作九歌以樂神又託以風諫彼其時尚有擯之者也有  
 讒之者也我將何求乎吾用此與天問諸圖鈿鐵函中沈  
 於幽泉使華林諸君子庸補蕭選之闕云爾

